



論經濟工作 的人員任務

工人出版社印行

斯大林：論經濟
工人的人員任務

校譯真 唯

工人出版社

斯大林：論經濟
工人任的務

譯校者

在

真

印行者

工人出版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電話掛號二三七三

印刷者

工人日報印刷廠

一九五〇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一年一月北京第三版

(19) 10001—15000

目 錄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一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二
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	四

附 錄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七
榮譽是屬於誰的?	九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

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你們的代表會議工作快要結束了。現在你們要通過決議了。我相信你們的決議草案一定會一致通過的。在這些決議中——你們的決議，我是略知大概的——你們將贊同一九三一年工業發展大綱，並擔負起完成這個大綱的責任。

布爾什維克所說的話，不是說得好玩的，布爾什維克總是約許了就要執行的。可是，擔起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的責任，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保證把工業生產總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而這乃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不僅如此。你們擔起這樣的責任，那就是說你們不僅約許要在四年內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這是已經解決的事情，再不須要有什麼決議，——而且約許要在三年內完成有決定

意義的基本工業部門方面的五年計劃。

代表會議約許完成一九三一年計劃，約許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這當然很好。但我們已經受過『辛酸經驗』的教訓。我們知道，約言並不是時常都被履行的。在一九三〇年初，也曾約許過完成該年度的計劃。當時必須把我們的工業生產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百分之三十二。但這個約言是沒有完全履行的。事實上，一九三〇年的工業生產額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我們應當問一問：今年不會重複這種情形麼？現在，我們的工業領導者，我們的工業工作人員約許在一九三一年度把工業生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可是，有什麼東西能擔保這次約言一定會實現呢？

爲要完成大綱，爲要把生產額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爲要不是在四年內，而是在三年內完成有決定意義的基本部門方面的五年計劃，就要有什麼條件呢？

爲此就要有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是要有實在的可能性，或如我們通常所謂『客觀的』可能性。

第二是要有領導各企業的志願和技能，以便把這些可能性變爲現實。

我們去年有過完成計劃的『客觀的』可能性麼？是的，是有過的。關於這一點，有許多不容置辯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些事實就是去年三四月間，工業生產額超過前年百分之三十一。試問我們爲什麼沒有完成全年計劃呢？什麼東西阻礙了這一點呢？什麼東西不夠呢？就是利用現有可能性的技能不夠。正確領導工廠礦井的技能不夠。

我們有了第一個條件，即完成計劃所必要的『客觀的』可能性。可是我們却沒充分具備有第二個條件，即領導生產工作的技能。而正因爲領導生產工作的技能不夠，所以計劃也就沒有完成。我們沒有把工業生產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三十二，而僅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當然，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一九三〇年，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量都沒有什麼增長，而且現在也沒有什麼增長。相反的，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都是一落千丈的。在這樣的條件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算是一大進步。可是，我們本來能夠增加得更多，因爲我們曾有一切必要的『客觀』條件。

那麼，要怎樣才可擔保不致又重複去年的怪事，才可擔保完全完成計劃，才可使所有的可能性都被我們儘量利用，才可使你們的約言不致有一部分仍舊成爲紙上空文呢？

在各國家歷史中，在各國度歷史中，在各軍隊歷史中，往往有這樣一種情形：當時雖有得勝奏捷的一切可能性，可是這些可能性並沒有加以利用，因爲領導者沒有看見這些可能性，沒有善於利用這些可能性，於是軍隊也就遭受了失敗。

我們有爲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麼？

是的，我們有這種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是什麼呢，要有什麼條件才可把這種可能性變爲現實呢？

首先，就要我國具備有充足的天然富源：鐵礦，煤炭，石油，糧食和棉花。我們有這些東西麼？是有的。而且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些。就拿烏拉爾來說吧，烏拉爾是任何一國都沒有的富源匯集區。鐵礦，煤炭，石油，糧食，都是樣樣俱全，應有盡有！我國除橡皮以外，是連什麼都有的。而且再過一兩年，我們就連

橡皮也會有了。在這方面說來，就天然富源來說，我們是完全有保障，甚至綽綽有餘的。

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願意而且能够推動利用這些巨大天然富源來謀人民福利的政權。我們有這樣一個政權麼？是有的。固然，我們在利用天然富源方面的工作，有時不免遇到我們自己工作人員中間的磨擦。譬如，蘇維埃政權去年在建立第二個煤鐵根據地的問題上，不得不作一些鬥爭，而我們沒有第二個煤鐵根據地，是不能繼續向前發展的。可是我們已把這些障礙克服了。我們在最近將來就會有這個根據地了。

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這個政權受着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擁護。我們的政權受着這種擁護麼？是的，受着這種擁護。在全世界上再沒有那一個政權，是如蘇維埃政權這樣深受工農擁護的。我不來援引種種事實，如社會主義競賽的增長，突擊運動的發展，以及工人羣衆爲迎接工業財政計劃而奮鬥的運動。所有這些顯然證明千百萬羣衆擁

護蘇維埃政權的事實，是盡人皆知的。

爲要完成並超過一九三一年大綱，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不患資本主義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而又大大優越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失業，浪費和大衆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無可醫治的病症。而我們的制度却不患這種毛病，因爲政權是握在我們手裏，握在工人階級手裏，因爲我們進行着計劃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資源，並按國民經濟各部門來加以正確分配。我們不患資本主義所患的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這就是我們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優勝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而這種優勝處是有決定一切的意義的。請看資本家是想怎樣擺脫危機吧。他們盡量減低工人工資。他們盡量減低原料和糧食價格。可是他們不願多少認真減低工業品價格。這就是說，他們想用剝削主要商品消費者，用剝削本國工農羣衆，剝削原料糧食出產國的勞動羣衆的辦法來擺脫危機。資本家自己掘毀自己立足的基地。所以結果就不是擺脫危機，而是加深危機，造成一種新的前提來釀成新的更劇烈的危機。我們的優勝處就在於我們根本沒有什麼生產過剩危機，我們沒有而且不會有幾百萬失業工人，我個沒

有生產無政府狀態，因為我們進行着有計劃的經濟。不僅如此。我們的國家是工業最集中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能够用最優良的技術來建設我們的工業，因而保證空前未有的勞動生產率，空前未有的積累速度。我們過去的弱點就在於我國工業是以渙散狹小農業為根據的。可是這已成爲過去了。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在不遠的將來，也許再過一年，我們就會成爲世界上農業規模最大的國家。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而它們也就是大農業形式——在今年出產的穀物商品，已等於全國穀物商品總額半數。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蘇維埃制度——使我們能按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都夢想不到的速度前進。

爲要一日千里地向前猛進，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充分團結一致，能把工人階級一切優秀分子底努力都集中於一個目標上去，富有經驗，不會見難而退，而能一貫實行正確的革命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政策的政策。我們有這樣一個政黨麼？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正確麼？是的，是正確的，因為這個政策使我們獲得重大的成功。這一點，現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朋友，就連工人階級底敵人也承認了。請看吧，大家皆知的『高貴』先生

——美國的菲詩，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普恩加賚是如何向我們黨拚命狂吠呀。爲什麼他們這樣拚命狂吠呢？就是因爲我們黨底政策正確，因爲這政策使我們獲得節節不斷的勝利。

同志們，這就是使我們易於實現一九三一年大綱，使我們能在四年內，而在有決定意義部門中，甚至能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一切可能性。

這樣，爲完成計劃所必需的第一個條件，即『客觀的』可能性，我們是具備了。

我們有沒有第二個條件，即利用這種可能性的技能呢？

換句話說，我們有對於工廠礦井的正確領導麼？在這裏是百事大吉麼？

可惜不是百事大吉，我們既是布爾什維克，就應當爽直而坦白地說出這一點。

什麼是領導生產呢？我們有些人並不是常常用布爾什維克觀點來看待企業領導問題的。我們有些人往往以爲領導就是簽署文件。這當然是令人痛心的，但這是事實。有時候令人不得不起謝德林小說中的瞎知事。你們記得瞎知事太太怎

樣教訓瞎知事兒子的故事吧，太太對兒子說：『不要用功學習呵，不要諳通事理呵，讓別人去幹這種事情吧，這不是你的事情呀，——你的事情就是領導，就是簽署文件。使我們丟臉的，就是甚至在我們布爾什維克中間，也有不少的人是專靠簽署文件來進行領導的。如果你要他們諳通事理，精通技術，變成內行，那他們就會連說幾個『不』字了。』

試問：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幹過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殘酷國內戰爭中獲得了勝利的人，是把最大的工業建設任務解決了的人，是把農民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爲什麼在領導生產工作方面竟會屈服於文件呢？

原因就在於簽署文件要比領導切實生產工作容易得多。於是許多經濟工作人員也就走上這條阻力最少的道路。這裏並且有我們底過客，中央機關底過客。在十年以前提出了一個口號：『既然共產黨員還不充分瞭解生產技術，既然他們還須要學習管理經濟，那麼就讓舊技師、舊工程師和舊專門家去管理生產吧，而你們共產黨員則不要去干預工作技術；可是，雖說不干預，但同時務必努力研究技術，努力研究生產管理學，以便將來能與忠於我們的專門家一同成爲真正的生產

領導者，真正的內行。』口號曾是這樣。而在實際上又是怎樣呢？結果，這個公式後一部分是被拋棄了，因為學習是比紙上署名難些，而這個公式前一部分被人庸俗化了，『不干預』幾字竟被人曲解為拒絕研究生產技術。結果竟釀成一種胡說，危險而有害的胡說，這種胡說是擺脫得愈快愈好的。

實際生活本身再三警告過我們說，在這方面的情形不好。沙赫特案件就是第一個警號。沙赫特案件已經提明黨組織和職工會底革命警覺性是不够的。這一事件指明我們經濟工作人員在技術知識方面，實在是落後得不成樣子；許多舊工程師和舊技師，因為沒有人監督他們的工作，就比較容易滾入暗害道路，尤其是因為國外敵人又不斷用種種『建議』來纏繞他們。『工業黨』公審案就是第二個警號。

暗害勾當底基本原因當然是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當然是瘋狂反抗社會主義進攻的。可是，單用這一點來解釋暗害勾當如此猖獗盛行的事實，那就不够了。

暗害勾當怎麼會能這樣猖獗盛行呢？這應歸咎於何人呢？這應歸咎於我們自己。如果我們不是那樣處理生產領導事情，如果我們在更早得多以前就已開始研

究工作技術，開始精通技術，如果我們更時常而恰當地干預過經濟領導工作，那麼暗害分子就會做不出這樣多的暗害事情了。

要我們自己變成專門家，變成工作內行，要我們自己轉而努力學習技術知識，——這就是實際生活推動我們來幹的事情。可是，無論第一個警號，甚至第二個警號，都還沒有保證發生必要的轉變。已經是，而且早已經是面向技術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種過時的不干預技術的舊口號，而要自己成為專門家，成為諳通事情者，成為完全內行的時候了。

有人時常問道：為什麼在我們企業裏沒有一長制呢？在我們尚未有精通技術以前，我們就沒有一長制，而且不會有一長制。在我們中間，在布爾什維克中間，還沒有充分數量熟悉技術問題、經濟問題以及財政問題的人材以前，我們就不會有真正的一長制。如果你們不精通工廠礦井底技術、經濟以及財政，那麼隨便你們寫多少決議，隨便你們怎樣宣誓，也是無濟於事的，也不會有一長制的。因此，任務就是要我們自己精通技術，要我們自己成為工作內行。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證我們的計劃完全完成；也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證一長制能見諸實

現。

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這是完全可以解決的事情。科學，技術經驗，知識，——凡此種種都是可以求得的東西。今天沒有，明天就會有了，這裏的主要點就是要有布爾什維克的熱烈志願去精通技術，精通生產學。只要有熱烈志願，那就一切都可辦到，一切都可解決了。

人們有時發問：難道不可稍許減低速度，延緩進展速度麼？不行的，不可以的，同志們！決不可減低速度！恰巧相反，還必須竭力和儘可能增加速度哩。我們在蘇聯工農面前所負的義務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在全世界工人階級面前所負的義務要我們這樣做。

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但我們不願挨打。不，我們絕對不願意！舊俄羅斯底歷史，其中有一點就是常因落後而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法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爵士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後。因為它的軍備落後，文化落後，國政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大家都打過它，

就是因爲這既可獲利，又不致受到報應。你們記得革命前期的一位詩人底語句吧：『羅斯媽媽呵：你又豐富，你又單薄；你又強大，你又軟弱。』這些老爺們是把舊時詩人底這一段話背得很熟的。他們一面打着，一面又笑罵道：『你既然豐富』，那就不妨靠你發財。他們一面打着，一面又笑罵道：『你既然軟弱』，那就可以隨便打你搶你。打擊落後者，打擊弱者，——這就是剝削者底法則。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法則。你落後了，你軟弱無力麼，那你就算是無理，於是也就可以打你，可以奴役你。你強大力麼，那你就算是有理，於是就得小心對待你。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不可再落後。

在過去，我們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祖國的。但是現在，當我們已推翻資本主義，而我們政權又是工人政權時，我們已有祖國，而且我們將堅持其獨立。你們願不願讓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被人打破而喪失獨立呢？如果你們不願意，那你們就應當在最短時期內消滅它的落後狀況，而開展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速度。除此而外，再沒有別的辦法。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在十月革